

追憶桃園時光 資工二 B1243028 林鼎貴

成年後，很多事情需要自己決定，需要自己擔當責任。尤其上大學的這段時間特有感觸，甚麼事情都得自個兒來，洗衣、煮飯、通勤.....。出來住後才發覺原來真正只有自己一個人住與在自己房間一個人有甚麼差別，有人在旁邊、同一個屋簷下會讓自己覺得不孤單，只有自己一個人時會有突來的寂寞感與無助。

小時候，周圍的大人與朋友常說我很早熟，很多事情看的角度與小孩不同，但只有我知道：我必須堅強，別人都有父母、完好的家庭，而媽媽只有我了。其實這樣說並不準確，舅舅、阿嬤、阿公那些其他親戚並不會日常天天見，只有節假日才有機會見，因此平常只有我與我媽。

記得有次小五課堂上，班導問大家的夢想職業是什麼，同學們各個熱烈發表，有要當警察的，當軍官的，甚至還有說要當大老闆的。「我應該只能在辦公室當普通員工吧。」「阿貴呀！你難道不想升職到更高的職位，這樣能賺更多錢，能做更多事。」
「但職位越高，需要的能力與責任越大，我可不覺得我有那個能力。」

後來因為這個回答讓班導時常在午休時間找我約談，也家訪過，實在太不像一個小孩該有的對未來的期盼，反倒是如成年人在社會毒打中的掙扎後會有的屈服於現實。

國三時，當下是會考重點衝刺期，班上卻有人與班導鬧了矛盾，小團體很不爽，想要發起聯署，也煽動了其他同學，被班導抓包，全班因此被訓話了一陣，只有我與少數人並沒有被影響。原本該不了了之的，後來有另一班的學生也不爽我們班導，且與我們班那位同學有聯繫，運用他父母的關係網向議員提出訴求，導致在會考前兩個月有律師介入我們學校調查這件事。我在一開始就覺得本來就是鬧劇，然而卻意識到在現實，有權力也能使正當的老師面臨困境，我們班還因此有了「兩個班導」。即便原來的班導有回來，但同時也讓這個班不是該有的樣子，好像每個人都小心翼翼。

在學校的時光並沒有像其他小孩該有的「快樂童年」，我的童年反倒像提前進入社

會一樣，也因此我在上大學才發現小時候能夠正常過生活大部份都是依靠我媽。即使有煩惱，她也能靜靜聽我傾訴，或是煮我喜歡吃的食物，試圖讓我不要那麼難過。當自己一個人住時，想要傾訴卻找不到對象，與同學傾訴卻又會在暗處聽到當成酒時的下酒菜，我才知道其實心中我媽一直都是我生活下去的動力，就像她只有我那樣，我也，只有她了。

很多人覺得，需要與家人旅行、一起做特別的事才能留下美好回憶；我覺得，我想念的並不是我們出國了，去了哪個景點，而是那個只要一回到家，桌上就會有熱騰的晚餐，一起聊天，一起吃飯的那平淡卻又真實的日常生活。



在外面餐廳與媽媽吃飯



在家裡吃飯